

杜甫：傲与卑的纯粹

■ 周若薇

“孟冬十郡良家子，血作陈陶泽牛水。野旷天清无战声，四万义军同日死。”“山雪河冰野萧瑟，青是烽烟白人骨。”杜甫用沉郁顿挫的笔，写下这些文字，即使穿越千年，仍能让我们如同亲见那惨烈的场景、感受那撕裂的疼痛。

读着杜甫的一首首诗歌，我们懂得：他的内心忧虑，只因时刻不忘多艰之民生、天下之寒士；他的眼里含泪，多因关山戎马、三月烽火；他的霜鬓日增，只因老病常作客，酬志亦无门。我们了解的杜甫，是那样纯粹，一生仰望长安却从未敢忘忧国。

然而，我们真的认识杜甫吗？也许我们了解的，并非他的全部。

“我生性放诞，雅欲逃自然。嗜酒爱风竹，卜君必林泉。”如此放荡不羁的情怀，是写下“吾生梦幻间，何事继尘羁”的陶渊明？是留下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李白？不，这是杜甫的诗句，他一直是李白的忠实“粉丝”，而李白又是那样一个狂傲的“诗仙”。“谁能更拘束，烂醉是生涯。”灯火阑珊处的杜甫，也有着这样狂放的一面，连他的好友也形容他“郎官从里作狂歌，丞相阁中常醉卧”。可见，杜甫的“傲”并

不逊色于李白。

是什么让他抛开了“凌绝顶”“众山小”的壮志豪情，抛开了心底溢出的不羁放诞？也许有人说，是岁月的磨砺让他改变了心性，是仕途的多舛让他放弃了天真，但我觉得，只是他的纯粹与执着，让他的爱变得更加深沉，使他的梦变得更加真实。罗曼·罗兰说，那些具有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杜甫，就是这样的人——越是在国家动荡之时，就越深切地感受到百姓的苦难，就越强烈地感受到使命的沉重，也就越心无旁骛，哪怕忍受屈辱，也要坚定地争取为国效力的机会，也要执着地守护自己纯粹的理想。

杜甫一生中当过最大的官是一个从八品的左拾遗，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。当时，他冒险从叛军手中逃出，跟随唐玄宗的脚步到了凤翔，玄宗感动于他的忠诚，于是赐官。在这之前，他多次写诗作赋渴望援引或是献赋皇上，终究无果。对此，朱东润先生评论：“这才是奴隶的语言，他受到蔑视，但是他不但充分地认识到这是应该的，而且一再表明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反抗，完完全全认为这是应该的，是自己

的本分，应当自我满足。”奴性，一个卑贱的代名词，但用于“诗圣”杜甫身上，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纯粹的高贵。愈是艰难地生存，就愈理性，杜甫在命运的重重挫折中想到他人的痛苦，忧心于国家的安危。也许是磨难成就了“诗圣”，他始终固执地坚守了他的天命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呜呼！风雨不动安如山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

无论傲与卑，都是真实的杜甫。它们共同构筑了杜甫的纯粹，那我们所熟悉的纯粹，那任凭命运摧残却始终不曾褪去的纯粹！纯粹是一种温柔的美，却也无比坚强！

（作者系雅礼中学 1414 班学生）

